



冯玉雷

著

富含丝路况味，
奇寓寻根幽思；
贯通古今，
情理交融，
别出心裁，
独树一帜。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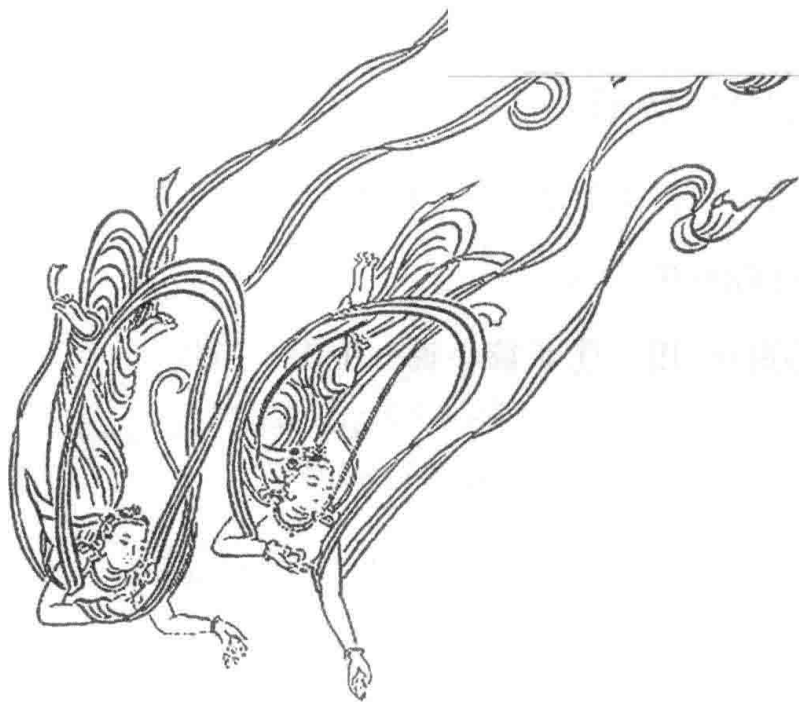
◎ 富含丝路况味，奇寓寻根幽思；
贯通古今，情理交融，别出心裁，
独树一帜。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野马，尘埃

(上)

冯玉雷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马, 尘埃 : 上下册 / 冯玉雷著. -- 西安 : 太白
文艺出版社, 2021.1

ISBN 978-7-5513-1828-0

I. ①野…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91184号

野马, 尘埃 (上下册)

YEMA, CHENAI (SHANG XIA CE)

作 者	冯玉雷
封面题字	王 见
内文插画	王辅民
责任编辑	彭 雯 汤 阳
封面设计	郑江迪
版式设计	张洪海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990千字
印 张	62.75
版 次	202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828-0
定 价	159.00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1206800

出版社地址: 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 (邮编: 710061)

营销中心电话: 029-87277748 029-87217872



冯玉雷，男，1968年10月出生，甘肃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驻院作家，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兰州市“金城文化名家”。发表中篇小说《陡城》《野糜川》及长篇小说《禹王书》等，出版长篇小说《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及文化专著《玉华帛彩》《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笔记》《敦煌文化的现代书写》（与赵录旺等合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艺术》（与冯雅颂等人合著）、《条条玉路通昆仑》等。小说曾获甘肃省委省政府敦煌文艺奖、兰州市金城文艺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等，电影剧本《失踪的女神》获甘肃省第二届“锦鸡奖”最佳编剧等。荣登《大家》2020年第1期封面人物。

责任编辑：彭 雯 汤 阳

封面题字：王 见

内文插画：王辅民

封面设计：郑江迪

Ceci est un épisode sauvage de l'alef de

l'histoire chinoise sous les Tang

L. Vernet

这是中国唐代历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驰骋。

汪德迈

法文题词：汪德迈，法国远东研究院原院长、教授，儒莲奖及法国荣誉军团
骑士勋章获得者。

中文翻译：李晓红，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远东研究院研究员，
儒莲奖获得者。

龍戰於野

中禁書於法國



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郑炳林

从1998年算起，到今年，与冯玉雷相识已经整整二十年。他年龄小我十岁左右，但我一直称他“老冯”。

这些年，很多人事都在变化，但老冯却像匹骆驼，不急不躁地走自己的路。此前就知道他潜心创作长篇小说，但我搞学术，对文学并无太多关注。初识那年秋天，他出版第一部敦煌文化题材小说《敦煌百年祭》。看到赠书，我由衷高兴——敦煌学虽然是显学，但甘愿忍受寂寞、潜心做学问的人还不是很多。老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走近敦煌学，我们多了一位同道，当然令人欣慰。他从这本小说开始，长期坐冷板凳，在敦煌学术与文学创作之间默默探索，陆续完成《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等小说和敦煌题材影视作品《失踪的女神》《飞天》，成果颇为丰硕。据我了解，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中，甘愿下如此笨功夫，把敦煌学文献、学术成果消化，然后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多见。敦煌学博大精深，既是学术宝库，又是文学富矿，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作家进行文学艺术化转化，但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作家视而不见。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且不说老冯敦煌题材小说探索状况如何，单就这种眼光和魄力，足以称道。

老冯朴素真诚，兼有作家的浪漫和学者的严谨。他以作家的文学浪漫视角审视敦煌文化遗产，又像乾嘉学派的学者那样索隐求证，乐此不疲。每次创作大部头作品前，他都要做足功课，大量阅读敦煌学专著或论文，时不时还约请李正宇、朗树德、张德芳等学者聚谈有关问题，也尽可能参加敦煌学方面的学术会，向参

会的郑阿财、郝春文、柴剑虹、耿昇、荣新江等学者请教。有些朋友私下闲聊时谈到老冯，多少有些惋惜，说他如此刻苦，悟性又好，如果读学位，不管学问做得多大，至少在世俗层面上来说不会“得不偿失”。例如，《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用了八年时间，《敦煌遗书》三年，《野马，尘埃》又是七年，仅这三部长篇小说就耗去十八年时间！

此等专注和淡定，令人感喟。老冯“忙人之所闲，闲人之所忙”，如痴如醉钻研学术，写小说，似乎只在“过瘾”。老冯涉猎范围较广，从敦煌学到人类学，从美术学到考古学，猛下功夫，有不少创见，全付诸文学创作。他不但擅长文学作品，也能写研究文章，有些学术文章在《中国比较文学》《兰州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等重要刊物发表。可他偏偏像一位古朴的史前铜匠，辛勤找矿，辛勤采矿，辛勤冶炼，辛勤提纯，然后铸造成有分量的精美青铜器。于是，他的小说中“干货”增多，但也使得不少应该面世而未能面世的有价值的学术文章永远“稀释”进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了。这些年，老冯孜孜以求，把兴趣变成工作，把工作变成事业，把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和国家长远发展中，成就斐然。这个时代，要抛开诸多世俗诱惑，义无反顾追求自己理想，没有武人之果敢气魄，很难做到。是什么让老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不移地去做一位孤独的探索者？我认为，是他无欲则刚的宁静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敦煌文化乃至丝绸之路文化，能够经受纷繁的大浪淘沙沉淀下来，就是因拥有这种直指人类共性的崇高情怀吧！当今世界，更需要优秀文化文学成果春风化雨，慰藉沟通人们的心灵。不同于井上靖的作品，老冯的敦煌题材小说已渐入佳境，具有独创性、开拓性。尽管一时半会儿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接受，但从长远来说，我们坚信其价值会越来越多地显现。含着眼泪耕耘的，必欢呼丰收。

我2008年就知道老冯开始为创作《野马，尘埃》做准备了，谁都没料到，《野马，尘埃》即将“杀青”时，2012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把他从普通编辑岗位直接调至丝绸之路杂志社任社长、总编辑。老冯暂停小说创作，很快就适应“领导角色”，率领一帮人经营杂志，干得风生水起，策划实施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考察活动，例如他们连续进行的十四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系列活动，影响颇大。老冯干什么事情都全神贯注，但又灵活机动。“武人不苟战，是为武中之文；文人不

迂腐，是为文中之武。”正是因为这种真诚自然的禀赋，又肯吃苦，能吃苦，敢吃苦，作文做事做人，都如同行云流水，让人赏心悦目。老冯与人交往，也没有符号化、社会化的东西，让人舒服、踏实。因为没有机心，他同很多学者都建立了深厚友谊。例如与翻译大家耿昇先生，他们交往到了“忘形到尔汝”境界。究其原因，除性情相投外，老冯创作《野马，尘埃》主要依据的文献资料乃是耿先生翻译的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著作的《吐蕃僧诤记》。他们的交情已超越学术本身，超越世俗层面的一切。2018年4月10日10时，耿先生在北京猝然仙逝，老冯痛彻心扉，在微信中写道：“晴天霹雳，太突然，惊讶至极！房间没开灯，黑暗越来越浓，我浑身无力，在床上静静躺了很久，回忆以前交往的种种……”4月11日又写诗怀念：“耿昇先生是一座高峰，我总是虔敬仰望。现在，只能凝望他越来越远的背影了，悲苦难言，天山脚下，秦岭山中，雅安道上，多少往事依然鲜活……”4月12日早晨，又写了长诗《天鹅之歌——纪念耿昇先生》，长歌当哭，寄托哀思。我与耿先生是学术上的同道、挚友，非常理解重情重义的老冯。他不但对朋友至真至诚，对笔下人物，对每一个文字都关怀备至，充满温情。他的敦煌系列小说、散文、诗歌，甚至那些随手写下的微信短文都像玉石一样纯净、澄澈。

从文学角度来看，老冯的小说有许多可深挖之处：《野马，尘埃》煌煌百万言，历史跨度大，内涵丰富，表现手法多样，值得读者仔细品味，这里不再赘述；从旁观者或者朋友角度观察，我觉得最可道者是他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这与敦煌文化精神暗合。老冯并非刻意追求，乃是天性，自然而然在小说中生成，天然去雕饰，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始终认为，人干事业离不开生活，事业状态与生活状态应该是统一的。演员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尽情发挥，也只有那时才是演员，离开舞台就回到常人状态。但学者、作家则有所不同，著述时段的状态忘我投入，离开书房后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也还是带着悲悯情怀去观照、体悟。这很重要。

老冯做事专注认真，我们觉得他能把《丝绸之路》办好，不过肯定影响小说创作。谁料，他还是利用业余时间修改完善了《野马，尘埃》。其后，2014—2018年，又在十几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基础上创作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禹王书》。从交流中能感觉到，他已经把敦煌三危山旱峡史前玉矿遗址的最新考察成

果用于创作中，这标志着老冯的小说创作进入更为宏大的文化领域，这也表明他的创作状态还是十分饱满的。我想，老冯的很多朋友都会与我一样，长长出一口气。长期关注他创作的、在省直某部门担任领导的胡秉俊先生曾说：“从短期来看，创作可能受些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可能视野更为宏阔！”

老冯的创作证实了他的判断。

前不久，看到老冯一段微文：“往往，有些不搞文学理论的非专业人士能说出惊人之语。例如，多年前一个晚上，在诗人才旺璠乳家，偶遇这样一位朋友。当时，璠乳喝多酒了，呼呼睡去。我和那位朋友打算礼貌性聊几句就告辞，孰料，几招过去，很投缘，海阔天空，聊文本，聊人事，聊女性，几乎无话不说了。后来，我问他对当红作家某甲与某乙的看法。他说：某甲的作品有些粗糙，但浑朴大气，有高山大川之美；某乙的作品精巧细致，如同微雕，不能说不美，但到底小气了……我暗暗称奇，他看得准，说得也到位！……近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很少看当代作家作品。九月八号，与阎庆生、刘明琪、张宗涛诸师看望老作家侯雁北，得赠《静夜的钟声》《华山卵石》《月夜》等作品集，遂进入他世外桃源般的文学世界，连续几天沉醉其中。尤其是《月夜》首篇《外婆的叹息》感人至深！虽然仅约万字，但大气磅礴，又不失精巧细致，真乃大师手笔也！”

老冯评侯先生的文字，用在他自己的作品上，也很恰当。

对小说，我是外行。我们平平淡淡交往二十多年了，是深厚交情让我有信心和动力写下这些感想。今年，我不再染发，老冯和李树辉等朋友不习惯我的满头银丝，都力劝我继续染黑。我清楚，他们不愿赫然看到时光流逝，不愿听到时间之轮轧过大地的刺耳声音。我理解他们与我之间经过岁月磨洗的情谊。佛教有首偈颂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仔细想想，举凡做学术，做实业，搞文学，何尝不都是如此呢？我的很多朋友对人事，对学问，对工作，因为投入真挚感情而变得纯粹、清澈，他们的作品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敦煌学界、文学界有了冯玉雷的小说创作，便多了一份鲜活生动。随着人们对“一带一路”经济文化的认识加深，文学界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文物、文献及历史文化遗存中蕴含的文学元素，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慕浮华，心甘情愿走上比较清苦的学者型创作道路。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问收获的人，往往会收获到意外的成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冯已经在西北大地上营造了内涵丰厚、风格独特的“文学绿洲”。他肯定还要继续创新，要把文物、文献中蕴含的活性元素进行当代文学转化。大家都无法预料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模样，但坚信他的创作之路会越来越坚实，越走越辉煌！

2020年4月

（郑炳林，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主编丛书10余种。）

野马倏忽扫尘埃

柴剑虹

承蒙冯玉雷先生眷顾，得以先睹他的百万字长篇新作《野马，尘埃》。因种种原因，多年来我极少阅读现当代的长篇小说，但是这部长篇主要取材于敦煌藏经洞、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献资料与相关历史典籍，作为一部历时十年创作的以丝绸之路文化为题材的重要文学作品，当然会引起我的兴趣。然而，作者精心设计的独具匠心的篇章结构，时空交织的叙事方式，历史大背景下真实人物与虚拟场景、奇幻心理的描述，乃至纷繁交错的矛盾纠葛，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有当代网络语言的穿插使用，使阅读习惯单一、对现当代小说创作所知甚少，又脱离“时尚”的我读得相当艰难。因此，当作者嘱我为之撰写书序之时，我竟不知该如何下笔。好在我对敦煌的历史文化尚略有所知，对作者多年来从事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意图也比较清楚，钦羨、惶惑之余，谈些心得，聊充“序”，请作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国的敦煌与西域地区，是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集中(或曰唯一)的交汇之地。而文明的交融，往往伴随着人口迁徙、经贸往来、政治争斗、宗教传播、战争较量而进行，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可以说，自古以来，我国敦煌与西域地区的文明交汇，无论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繁荣，还是对域外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繁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文明交汇，正是小说《野马，尘埃》的主题。

“野马，尘埃”之说，当源自我国先秦名著《庄子》中的《逍遥游》篇：“野

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后世注家对此有种种解读，其中最能给我们以启发的是“四生杂沓，万物参差”“率性而动，稟之造化”这十六个字，因为道出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本质联系。当然，小说作者应该还有更深层的用意。据史籍记载，敦煌的渥洼池是出天马之地。尽管这带有浓烈的民间传说色彩，却印证了西汉王朝西求天马这一个追求文明交流的历史事实。我以为这部小说里的“野马”是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请注意其“青木部·金牛座卷”中对“野马”一词的多种注释。）小说从头至尾散发出“野性”和“神秘色彩”——如果我们能细细品味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言“礼失而求诸野”，那么对“野”的内涵，当有一番新的感受。主人公尚修罗出生之时，便能用西域地区流行的多种民族语言，滔滔不绝地讲述如梦如幻的神秘故事（统名《宁布桑瓦》，亦称“野马”），使人们感觉到如同降生了一匹不同寻常的充满了野性的天马。诚如小说中言：“《宁布桑瓦》多处文字如野马狂奔，尘埃飞扬，荒诞不经，类于《山海经》《占梦书》，时见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当然，其中也不乏峥嵘高论，浩荡奇言，且最大程度体现客观真实。”看似天马行空、光怪陆离，却在纷繁的故事情节中开启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明交汇的大幕。

文明交汇的主体是“人”，是在大的历史人文背景下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等。请注意作者关于这部小说的一段话：

小说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为活动大舞台，以人文关怀视角审视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们心理受到重创后痛苦的生活状态，以多种艺术手法表现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在动荡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及追求真善美的执着决心。

小说描述的盛中唐之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敞开胸怀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因安史之乱造成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衰落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化却得益于碰撞、交流、融合而持续了大发展的态势，呈现出空前的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动荡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另一方面则是“追求真善美的执着决心”，两者看似矛盾冲突，实则相辅相成。这部小说涉及的人物数以百计，上自帝王将相、部族首领、高僧大德，下至叛臣逆子、巫婆驼夫、歌伎舞女，都成为承载文化的鲜明符号；涉及的历史事件错综复杂，无论是遣使通

好、设防羁縻，还是攻城略地、招降纳叛，抑或僧诤辩理、修文经商，其间充满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搏击。小说结尾前，“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舍人王锡奏表”颇值得细读，其中说道：“我风烛残年，唯有一念，使吐蕃与唐朝永远交好。”又说：“不管梵语还是吐火罗语，不管突厥语还是粟特语，都是承载教义的工具，如同虚幻的野马，飘扬的尘埃。其实，您所谓的‘野马’应该准确地描述为‘像野马一样升腾的云气’，与我所说的野马迥然不同。云气在太阳照射下很快就会消失，而野马不管在沼泽、冰面、雪山，还是草滩、戈壁、沙漠，都能够像唐语那样稳定地保持和谐紧凑的形态和秀丽多姿的时态。”全书一直以多种民族语言来象征不同文化，而这里的“野马”“尘埃”并非虚幻的云气，而是稳定、和谐的实际存在。不管是吐蕃贵族之子尚修罗“倏”、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忽”，还是安禄山的那个同母兄弟、侏儒阿嗜尼，他们在书中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命运”或者说是“使命”，就是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与经济、宗教活动中承担文明冲突与交融的任务。

小说最后，吐蕃赞普命顿悟派高僧摩诃衍与渐悟派高僧莲花戒展开论辩，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僧诤大会”（其具体内容也有幸保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写卷中）。论辩的结果是渐悟派占了上风，顿悟派须退出藏区。但实际上，这场论辩的结果并无输家，两派之间取长补短，不仅对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起了推动作用，也为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小说结尾，摩诃衍将传承文化的文字全部镌刻到十二只“羲和”与十只“混沌”之上，又将“羲和”安装到月角位置，将“混沌”安装到日角位置，日月交辉，光耀世间，正喻示着文明的进步。野马倏忽扫尘埃，天翻地覆慷而慨。我以为，这就是作者这部长篇所要宣示的主旨。

至于小说在结构、章法、情节展示等方面的特色，在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艺术手法，则要请广大读者去自行鉴赏和品味了。我的粗浅感受似可拟为一联：运斤有方，一颗匠心独具；变幻莫测，万变不离其宗。不知冯君以为如何？

2014年7月于北京

2020年6月改定

(柴剑虹，中华书局编审，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专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出版《西域文史论稿》《我的老师启功先生》《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等十余种著作，主编“中国历史宝库”“走近敦煌”等丛书。)

目 录

上 册

- 001 白金部 《宁布桑瓦》
- 013 乾卷 相传不是钥匙，是一条河
- 020 坎卷 狼孩阿史德
- 023 艮卷 拴马桩
- 030 震卷 女巫在寻找
- 040 巽卷 不断改元，直到满意为止
- 052 离卷 另类酷孩子
- 063 坤卷 百戏或有趣的诗会
- 073 兑卷 我李家朝堂，干你何事
-
- 085 青木部 游戏名称叫“干瞪眼”
- 097 白羊座卷 女祭司
- 111 金牛座卷 非实验开凿
- 231 双子座卷 我竟然成为叙述主角
- 240 巨蟹座卷 蕃人路，蕃人歌
- 253 狮子座卷 想回归自我